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hand holding a vibrant red flower, possibly a poppy,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hand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with the fingers gently cupping the petals of the flower. The flower is the only source of color in the image, standing out sharply against the monochrome background.

孤独退场

康倩◎著

GUDU 宁夏人民出版社
TUICHANG

孤独退场

康倩◎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退场 / 康倩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227-03526-8

I. 孤... II. 康...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3607号

孤独退场

康倩 著

责任编辑 吴月霞

封面设计 石磊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50千

印数 2000册

版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526-8/I·929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孤独退场



雨点急促地敲打着挡风玻璃，响雷一声接着一声，像连珠炮一样滚滚而来，仿佛要把漆黑的天炸开一个口子，司机梁勇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地盯着泥泞的小路，艰难地开着车。

县委书记刘力问：能不能再开快点？

办公室主任沈紫东说：书记，这路太滑了，再快了有危险。

刘力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抬起胳膊看了看表。

车内的气氛很沉闷。沈紫东和梁勇对视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知道书记此时的心情，如果按目前这个速度行驶，晚上十点是很难赶回县委了。可那个时候，书记还要召开县委常委紧急扩大会议，具体讨论部署救灾任务，把救灾工作迅速落实到具体部门。

昨天零时四十分，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分别接到本县的南岭乡、南湾乡的汛情告急电话，报告说大风暴雨裹着冰雹袭击了这两个乡，灾情十分严重。接到电话十分钟后，刘力就带着副县长王中涛和相关的一行人出发了。

一个多小时后赶到了南岭乡，他们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一棵棵碗口粗的树木被拦腰折断，树冠躺在地上，没断的也东倒西歪，在风雨的吹打下顾影自怜地发出阵阵呻吟，房屋倒塌了一部分，瞬间使一些村民无家可归。

孤独
退场



村干部正组织安排这部分受灾农民，把他们分散到受灾较轻的农户家里。可是这些人仍然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过来，懵懵懂懂地站在雨中，望着已变成一片废墟的房屋，迟迟不愿离去。

再看大片大片的麦子趴在地上，仿佛像睡熟的婴儿。一个个滚圆的西瓜被砸断了藤，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显得很无助。瓜儿离开了秧，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命到了终结，可是还没有成熟啊。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坐在地里摸着一个一个西瓜，哭诉着说：这几亩地是我们一家人的盼头啊，全家人还等着西瓜熟了卖了钱给老儿子娶媳妇，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睛啊，我老汉一辈子从没有做过亏心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听着老人的哭诉，在场的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两个村干部走过去试图把老人拉起来，可他就像钉在了地上纹丝不动。看到这个场面，刘力这个铮铮的汉子也落泪了。他知道庄稼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日子全在这几亩地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

刘力走过去，单腿跪在地上说：老人家，你不要太伤心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们会做好救灾补助工作的，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你还是起来吧，这样坐在地上，时间长了会伤身体。

老人一听是县委书记，哭得更厉害了，他抓着刘力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仿佛是溺水的人突然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子，这根绳子给了他生的希望。求生是人的一种本能，他要牢牢抓住这根绳子。

常委们和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接到通知都准时赶到了县委会议室，十点四十分还不见刘力他们一行人的影子。会议室烟雾缭绕，在座的个个焦灼不安，纷纷猜测着他们为什么没有准时赶回来，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正在窃窃私语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刘力和王县长走了进来。走进来的哪里还像是人啊，活脱脱的两个泥俑。副书记韩茂林赶紧站了起来，握着刘力的手说：刘书记，你们可回来了。

刘力只说了一句：路太难走了，开会吧。

韩茂林没有再说什么出了会议室，过了几分钟，端来一盆水，拧了个毛巾递给刘力说：你先擦下脸吧。

刘力把两个乡的受灾情况向与会者做了说明，并把当前需要马上解决的几件事做了强调。一是尽快安抚房屋倒塌无家可归的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二是农作物补救措施。三是受灾群众中有不少子女马上面临高考，希望教育部门做个统计，具体安排他们的食宿，让这些孩子们保持一个平稳良好的心态，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会议结束时已是零时了，刘力拖着两条就像是灌了铅的腿走出会议室，沈紫东还在门口等着他。

刘书记，出去吃点饭吧。

刘力摇摇头说：你们去吃吧，我不想吃。

那怎么行？你已经饿了一天了，我给你端来。

刘力摆摆手说：不用了，我有点困，想休息。

可躺在床上的时候却怎么也睡不着，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再现，那个老大爷的身影仿佛就像刻在了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老人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绝望乞求的眼神，像锥子一样扎他的心，那眼神里有太多的东西，那是落水者的呼叫，绝望者的哀告。

也就在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肚子确实是饿了，饿得有点前胸贴后背，可是他的办公室里从来不存放吃的，只好翻起来倒了一



杯水，喝点水缓解一下饥饿。这饥饿感始终包围着他，笼罩着他，在这样的笼罩下也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紫东，刘书记在吗？

吴县长，你回来了，刘书记在。

县长吴国良和沈紫东打过招呼后，进了书记办公室。刘力正在看一份文件，见吴国良进来，忙站了起来握着他的手说：你辛苦了。

吴国良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刘力一支，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猛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将烟雾从口中吐了出来才说道：一言难尽啊，刘书记，我们又是无功而返，真的是不好意思见你了。

没什么，这都是预料之中的，如果能轻而易举地办成，也就不会让你亲自出面了，就讲讲你这次的经历吧。

我们这次去和南方那个投资商谈了几次，并且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可以这样说，给他们的条件已经是优惠的不能再优惠了，可人家还是说要考察，真是想不通，这个考察还有完没完？这次出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钱便是爷，看看人家，那些老板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牛气得要命。就连那些手下，都不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自己的祖宗是谁，我好歹也是一县之长，可在他们眼里屁都不是，我心里憋得那个气呀，真的是无法言喻。可人在屋檐下又不得不低头，谁让我们求人家呢。

刘力给吴国良倒了一杯水递过去，看着他笑笑说：谁让我们穷呢，有句古话，人穷理短，马瘦毛长，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把经济搞上去，给人家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到那时候不怕他们不来。

吴国良说：这谈何容易啊，你我来这里也快一年了，很多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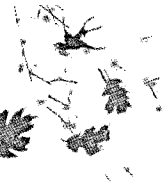
作还是在原地踏步，市里要求县里今年的收入要增加几个百分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能保住去年的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他对刘力说：我先走了，那面有事。

送走吴国良，刘力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是的，自己到平阳县确实是快一年了，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成天匆匆忙忙地应付上下左右的接待来访汇报，搅得脑子乱糟糟的，一件事都没有理顺。每想起这些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想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尽快把工作思路理出来，需要解决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抓紧落实。

刘力上任以后，查了平阳县的底子，什么都走下坡路，财政年年都出现赤字，上个五年计划还有三分之二搁在计划单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这些都是什么造成的？作为贫困县，往大里讲，有它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是历史造成的。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不管有多少原因，带上这样一顶帽子，心里感觉到沉甸甸的，就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人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虽然政府一再加大对贫困县的帮扶力度，可长期依靠政府帮扶总不是长远之计，得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自己上任后都做了些什么？前任留下来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都得一件一件的去做，去处理，忙碌了半年多还没有处理完，前些日子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反映比较多的是财政局和教育局。就反映的这些问题，和几位副手交换了意见，在处理前任留下来问题的同时，对全县各个部门的情况做了摸底，心里面基本有了数。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怎么抓，在他的脑海里思路已经基本形成。现在最让他头疼的是财政资金不到位，有些工作开展起来很吃力。如果想把经济搞活，现在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南方的那个投资商虽然看好了这块地方，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园，利



用本县的资源进行深加工，意向是有了，但迟迟不肯决定，真让人着急啊！

哎！忙完这一阵，我只能孤注一掷，亲自出马，成败与否就看此行了。

这时财政局长走了进来，打断了刘力的思绪。

刘书记，我们是不是现在走？

刘力突然想了起来，今天答应他们一起去趟市政府，看能不能再向财政要点钱来解燃眉之急。虽然在县委、政府的号召下，举办了一次献爱心的捐款活动。但那些钱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政府了。

楼道里死一样的静谧。徐卓群把材料整理好后已经是十一点多，但她并不急于回家，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思维出现了混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她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这样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几乎把她击垮。这种失败把她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悟到它的深度。

按说徐卓群的家庭，应该是令人羡慕的，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丈夫在县教育局当局长，论级别虽然只是个科级干部，但手里握着实权，全县几千名教师的命运，可以这样说掌握在他的手里。有句话说，穷则思变，富能生淫。这几年随着地位的变化，丈夫陶依林的内心也在起着变化，套一句官话是与时俱进。有很多教师，特别是女教师，走出大学校门，大部分分在了农村中小学，家多半又安在了县城，所以往县城调，往县城附近的学校调，成了她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孜孜奋斗的目标。但无论往哪里调，必须通过陶依林这一关。每到新学期开学的前半个月，徐卓群的家门庭若市，星期天都不得安宁。

徐卓群待在机关里，又搞文字工作。有时候为搞一份材料，不分昼夜，一个星期下来，真是感到身心俱惫，想利用星期天好好休息一下，但这点愿望也往往被找陶依林的人剥夺了。休息不休息倒是小事，主要是现在的社会风气普遍这样，只要上你的门，求你办事，就没有空手来的，东西只要提进你的门，就没有拿出去的可能。通常送礼人的心态是这样的，只要你收下了我的东西，就觉得成功在望，自己的事有戏唱了。

可是县城内每个学校的编制是有限的，一个学校塞进去一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局长同意。但如果多了，即使是局长点了头，校长也不愿意接收，关键是没办法安排。

这样久而久之，就落下了骂名。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女教师为了能达到调回县城的目的，不惜牺牲色相，陶依林则来者不拒。他想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送上门的美味，不吃才是傻瓜。他的人生哲学是人生苦短，享受一天是一天。

徐卓群很早以前对这事就有点察觉，但她还是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她很爱陶依林，也很自信，想陶依林是不会背叛她的。想归想，但还是很替陶依林担心，丈夫的命运决定着家庭的命运，她曾多次婉转地提醒他，做事要有分寸，不要太出格，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陶依林总是打哈哈搪塞了过去，从不正面回答。

前年国庆节，在一次婚宴上，徐卓群差点晕倒在餐桌上。那天她去迟了，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桌上没有一个认识的，几位客人的对话，霎时间把她的整个人生都给毁了。她没有想到陶依林的口碑竟是这样，利用工作之便，玩弄了不知多少女性，作为妻子的她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听着人们的议论，她无地自容，恨不得地能裂开一条缝钻到里面。她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接受这个事实，更受不了别人在公开场合谈论她丈夫绯闻的这种羞辱。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桌子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和陶依林的关系，这多少给她留下了一点可怜的自尊。

她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餐厅回到家的，她处于思维的盲区，无从判断、观察和选择。脑子里始终就重复着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顷刻间她的人生信念全部坍塌了，她问自己，相互间的信赖和忠诚是在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或者说它们就根本没有存在过，只是自己的一种虚幻罢了，意识到这一点她为自己感到悲哀。

风雨飘摇十几年，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个家，原来竟是这样的脆弱，这样不堪一击，同样也没有逃脱世俗的命运。

她的思路进入了一个诡异的怪圈，觉得陶依林做出这样的事情，过错都在自己，是她的过分自信和信任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她觉得无颜面对世人。

也许人在受到太强烈的刺激以后，想问题都会过分极端。在这个时候，她想的更多的是如果自己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接受不了来自外界的舆论和压力，她无法忘记所听到的话，这些话一遍一遍地撞击着她，宛如潮水击岸，掀起一层一层的浪花。

她的人生她的梦瞬间被陶依林撕成了碎片散落满地，无法再拣起来。

徐卓群病倒了，在床上昏睡了三天。陶依林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出去了一会儿就有病了。而且这病来的太突然，徐卓群又拒绝治疗，包括吃药，三天的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

刚开始陶依林也没太在意，女人嘛有时候不舒服睡一两天是很正常的，一直到第三天他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可任他怎么问，徐卓群就是一句话不说，眼睛也不睁，她不愿意再看到他了，也没能力再坦然地面对他了，只是渴望着静静地把自己纷乱的思绪理出个头绪。

结婚十几年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理智、这么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婚姻家庭。当一个人能冷静地分析自己感情的时候，这感情可能有两种命运，要么在清醒中存在，要么在清醒中死亡。

几天来，徐卓群对陶依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离婚吧。

陶依林听到这句话，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说：老婆，我没有听错吧？

徐卓群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没有。

如果不是我搞错，那么你是不是这几天有病，脑子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马上去看病，否则我可受不了。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间提出离婚，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给你让道，大丈夫理应成人之美。陶依林戏谑道。

陶依林，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是认真的。我现在没有办法欺骗自己，想一想有哪个女人愿意走这步路，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离婚它不只是失去家庭那么简单，它是失去了我的整个精神家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生活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家庭，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可它还是发生了，既然已经成了事实，那就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我真的很痛苦，这几天仿佛经历了由茧到蛹的痛苦蜕变，也很绝望，可又能怎么样？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调整自己。我也想过原谅你一次，但一想起你的所作所为，我就觉得再无法和你生活在一起。爱是自私的，是不能分享的，我现在还没有能力使自己超脱到不在乎这一切。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还是平静地分手吧。

听完徐卓群的这段话，陶依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知徐卓群的个性，在是非问题上很分明。莫非她听到了什么？不会吧，因为在这之前，她没有任何反常迹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陶依林这样想着，但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婆，像我这样的好丈夫，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你就这样放弃，我都替你感到惋惜。

看到陶依林这个样子，徐卓群的心一阵阵地痛。这个自己曾经用整个生命爱着的人，到现在竟然还没有悔过之意，假如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事，他不知道会隐瞒到什么时候？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打断了陶依林的话，说：你不要再演戏了。我恨我自己，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就是背叛。这几年来你把我当做了什么？你在外面玩女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想到我的感受，想到还有一个女人在家里等着你。可以这样说，自从嫁了你以后，我是为你而活着，为这个家而活着，你是我的全部，可你……

徐卓群说到这里，哽咽的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用女人最软弱的方式表达着最痛苦的悲哀。这几天来的伤心、委屈交织在一起，折磨着她……她恍惚了，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在这样的突变以后，受伤最深的是心灵，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心理。

徐卓群的心随着那场爱情的湮没而冷却了。因为她觉得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过分奢侈的东西，大多数人没有资格享用它。有些家庭，有些男女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实际的需要，至于爱情，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

哀大莫过于心死，徐卓群的心已经死了。

陶依林拒绝离婚，婚姻对他而言，是一件漂亮的外衣，是供人欣赏的。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才渐渐地明白，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爱，他失去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感觉到从此以后自己的心里只有枯草，没有鲜花和绿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深深地懂得，找一个女人做爱容易，找一个女人共同生活很难。

把县里的工作安排好，刘力带着发改委主任吴旭和沈紫东上路了，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他始终遵循着好事多磨这个规则，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他想如果真的能把南方的投资商引来，那么平阳县的经济如同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以后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虽然已经坐在了火车上，但他对此行还是没有一点把握，可是就这样放弃又不甘心。也许他会受到和吴国良一样的冷遇，个人的荣辱他没有考虑太多，只要能把资招来，自己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走的前一天，吴国良为他们饯行，想起那天的场景，刘力现在都感觉眼睛涩涩的。那哪里是饯行，气氛是那样的凝重，甚至有点悲壮，还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凄凉。

可以这样说，大家把希望全聚集在刘力他们身上，同时又为他们捏着一把汗，成功有几分把握，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刘力他们是晚上七点到这个城市的，下了火车直接找宾馆住下，随便吃了点饭，他就让沈紫东和对方联系，想尽快能见一面。

沈紫东看着刘力一脸的疲惫，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便说道：刘书记，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再联系好吗？

刘力想了想说：也行吧。又对吴旭说：明天见了面，原则上还是维持以前的方案，如果谈判出现了僵局，再让一个百分点，但这一个百分点，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走这步棋。

吴旭点了点头。

路途的几天颠簸，刘力感觉到很累，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睁开眼睛，天空已经泛白，他揉了揉太阳穴，想让大脑清醒点，他要把今天的工作做一次周密的计划，做到万无一失。



吃完早点八点半了，沈紫东和投资商联系。电话是打通了，秘书接的，说老总今天的日程已安排满，只能看明后天了。

刘力一听急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今天怎么打发，呆在宾馆里，就像老虎被困在笼子里一样。他让沈紫东再次拨通了电话，拿过话筒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刘力，平阳县委书记，能不能请你通融一下，请张总接电话，我想直接和他通话。

张总没有时间，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我会转达的。

刘力听对方这么说，想了想说：我只占用张总两分钟时间，拜托了。

也许是刘力诚恳的语言打动了秘书，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老总很忙，你尽可能长话短说，我给你接线。

有句俗话，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应验。老总就是老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人家的综合素质在那儿摆着，你不服气是不行的。刘力和对方通完电话，露出了这几天的第一次微笑。

电话里约好了下午见面的时间，对方坚持要宴请刘力他们，说不管谈判如何，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客人，一定要尽地主之谊。也许是觉得上次对吴国良他们做得有点过分吧，想弥补点什么，恭敬不如从命，刘力爽快地答应了。

刘力一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早点吃的不合适，他感觉到胃隐隐作痛，从包里拿出胃药吃了几片。

沈紫东问道：刘书记，你没事吧？要不然我们上医院看看。

刘力答道：老毛病，没事，吃点药就好了。

下午六点半，刘力他们准时来到了约定地点，对方只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在此等候，决策性人物一个都没来。对方解释说临时有事，张总他们迟来一会儿。刘力笑了笑说：没关系。

沈紫东心里有很大的不悦，心里暗暗地骂道：狗眼看人低，

全不把我们书记当回事。但看刘力神态自若地喝着水，只好把气往肚子里压，同时也为刘力的表现所折服。

七点四十分，集团老总带着手下翩然而至。他们和刘力有过一面之交，所以见面还是比较热情，同时说道：刘书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刘力说：没关系，我被张总的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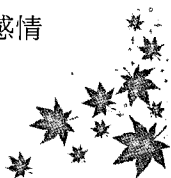
宾客寒暄后入座。

服务员把各自的酒杯斟满，张总端起酒杯，说了几句外交辞令，大家把杯中的酒干了。第二次把酒倒满以后，刘力端起酒杯站了起来说：我很感谢张总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见面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张总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同桌而饮。再多的话不说了，我先干三杯，表示谢意，一切尽在不言中。

说完刘力把三杯酒倒在了一个口杯里一饮而尽。南方集团的人见状，面面相觑，张总看着刘力说：没想到刘书记这样豪爽，真是敬佩，我们俩再碰一杯。

今天因为胃不舒服，刘力基本上一天没有吃饭，空腹喝下这几杯酒，他感觉到腹腔里就像着了火一样，火辣辣地烧，但他不动声色，端起水杯喝了几口水。沈紫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刘力的心情，今天的这场宴席，给这次南方之行拉开了序幕，戏能不能唱下去，今天晚上是个关键，而刘力又是这台戏的主角，别人无法替代。他和吴旭只是跑龙套的，帮不了多大忙。

刘力的这三杯酒把宴会推向了高潮，集团公司的人首先从心里和刘力拉近了距离。人们常说酒品看人品，他们从刘力的喝酒看出了他的豪迈和做事的果断，几个副总纷纷举起酒杯要和刘力碰杯，刘力来者不拒，沈紫东要给代酒，刘力拒绝了。有个副总说：我就喜欢刘书记这个豪爽劲，宁可肠胃喝个洞，也不让感情



留个缝，刘书记，我们俩干一杯。

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这一番狂轰滥炸，何况刘力还拖着个病身子。几个回合，他感觉身体渐渐不支，身上一阵阵发虚汗，他暗暗告诫自己挺住，为了平阳几十万人民早日脱贫，一定要挺住。

沈紫东替刘力捏着一把汗，同时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起，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场合应付到这种程度，真是难为他了。

十点多还没有散的迹象，沈紫东几次想提出来，都被刘力用眼色制止住，沈紫东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他觉得刘力今天晚上这场酒喝出了他的豪迈，甚至带有几分悲壮。跟着刘力快一年了，可以这样说，以前他是把刘力当做县委书记对待的，那么现在他是把刘力当做兄长敬重的。

刘力觉得火苗一窜一窜地从喉咙里向外燃烧着，大有燎原之势，嗓子像冒了烟，自己仿佛跋涉在茫茫的沙漠中，寻找着甘甜，寻找着绿洲。

他喃喃地说：水、水。沈紫东急忙把水端过来说：刘书记，你喝水。

刘力对沈紫东的话似乎没有意识，沈紫东只好把他扶起来，往嘴里灌了点水，又慢慢地放倒。这时刘力梦呓般地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听到这句话沈紫东心里有很多的感慨，他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把刘力照顾好。处在他的位置上，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到了后半夜，酒精开始在刘力的胃里胡乱折腾，肆虐地折磨着他，他一次又一次地翻起来，到洗手间呕吐，恨不得把胃翻出来清洗一遍，胆汁和胃液都吐了出来，到最后吐得黏液都带着血。沈紫东吓坏了，一定要把刘力往医院送。经过这一番的折腾，刘力大脑清醒了许多，他摇摇头说：不用了，睡一会就会好的。